

纸书为王



□李晓伟

我固执地认为，所谓书香，其实并不一定是指从书本身所散发出的那种油墨纸张的气味——那个气味也不是人们日常生活中所熟悉的“香”。真正的书香，更多还是指从读书中所获得满腹经纶、满身才气、腹有诗书、胸藏文墨等等，这样的书香，才算真正的书香。

纸书，一个好温暖，好亲切的名字，如雨后的太阳闪烁着湿润的光泽，永远令人爱不释手。之所以比烟花更璀璨，是因为，我们可以看着它所蕴涵的文字在光滑的纸页间静静旋舞，演绎着永恒的诗篇，浅吟低唱着岁月的旋律。

那是多么美妙的感觉呀。

几乎每一本书都会轻轻地发出自己的呼吸、自己的声音，扣人心弦、如歌如诉，让人沉醉而不自知，把人吸引到充满未知的奥妙地方去。这种声音，时而甜美、时而深沉、时而婉转、时而厚重，这种缥缈而又奇异的声音，吸引我们去打开这个浩瀚而广阔的世界，这个春日明媚，春暖花开的世界。

但是，在这阅读碎片化的时代，能安安静静、认真地读上一本书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新的现代化的读书途径已完全打破了传统的阅读方式，变得让人无所适从。

首先闯入人们生活的是电子书。古人常常说读书多是学富五车，运书则是汗牛充栋，能把人累死，能把牛汗死，其实牛拉车载的这些书，充其量也不过几百本。然而，现在销售的电子书，商家动辄就随机赠送几千册。这些书的内容包括古代文学、外国名著、自然科学、哲学，以及一些稀奇古怪的网上八卦、星运测试等，天文地理无所不包。按一天看一本书计算，不用多长时间，就能让人成为满腹经纶的博学之人。

以我为例，当我愉快地进入电子时代，刚刚用完两次电池，就十分快捷地告别了那种“十分方便”的电子阅读之旅，理由是看着伤眼睛。其实深层理由是换书太方便，一本书往往刚浏览十来页，就禁不住诱惑，立动手换上另一本——只需动动手指。看书看得眼花缭乱、心神不宁，就干脆死了电子阅读之心。

但是，“腹有诗书气自华”，如果不读书，怎能成为博学之人呢？后来，一种有声读物又不请自来，让人闭上眼睛就能听到浑厚的男中音或甜美的女声为我朗读名著、武侠或言情小说，于昏昏沉沉中就学到知识。

这一阅读方式，听起来妙不可言，但事实是，我从此嗜睡，戴上耳机就进入梦乡。

最后，我受专家影响，选择了视频读书。直说吧，就是看文教纪录片。于是，金戈铁马的战场厮杀、勾心斗角的政治风云、浩瀚星空的宇宙揭秘、蔚蓝色海洋世界，还真让人乐此不疲。

可问题是，没过几天，我就忍不住换成了一些流行的电影，一边看我还一边自责——我咋就没有一点恒心呢？比起古人“头悬梁、锥刺股”来，这么好的阅读条件，硬是让我给糟践了。

痛定思痛，我又重回老路，拾起纸书，可新的问题随之出现。借了几回书，没读几本，朋友倒是多了两位。这样下去不是办法，我一狠心一咬牙，去书店抱了一摞书回来，心想这一下子可随时阅读了，没想到除了向人炫耀我的藏书增多之外，硬是找借口没时间不去阅读。但是，买回来白放着确实让人心疼，在痛惜的心情中，我居然将书读完了，几百万字呐！

况且，我有我的内容，书有书的内容。我的内容，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的内容。

每当遭遇挫折，每当疲惫不堪，每当灰心丧气，每当孤独寂寞，也只有它带给我最大的慰藉，带给我无言的关怀。然而，那些风雨兼行的日子里，它总是默默地陪伴我左右，告诉我人间最美的故事，给予我最无私的慰藉，赠予我最真诚的祝福。

有人认为，如今读书的形式日渐多样化，纸质书之外，有电子书、网络、手机可供阅读，这样一些阅读，比起纸质书的阅读更方便、更快捷，因此书卷就可以退出历史舞台了。对于这样的说法，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暂且无法定论。但个人以为，这是两条平行线上的事，无论人类社会发展到什么阶段，进入到什么时代，纸质书是不可能退出历史舞台的。

虽然读了半辈子书，买了半辈子书，惯出了一些坏毛病，比如喜欢躺在床上读书、喜欢坐在厕上看书、喜欢满屋翻检寻找多年前读过的一本书，但是试来试去，还是纸质书方便趁手。但得一册在手，可以闻墨香、赏装帧，摩挲之间、批阅之余，与古人神会，和智者晤谈，精骛八极，神游万仞，不亦快哉？至于眼疲神倦、睡魔袭来，掷书于旁，酣然入睡，仍然是不亦快哉？

从此，我觉悟了，要想真正读书，还是老老实实读纸书，那些花里胡哨的阅读，因为来得容易，所以不会珍惜。

古人说“书非借不可读也”，多么痛的领悟呀。

纸书为王，我想，应该是这样。

女人的一生，谁也绕不开“柴米油盐酱醋茶”。而“茶”无疑是开门七件事中最优雅的事儿了。

“淡中有味茶偏好，清茗一杯情更真”。“茶”无疑让生活多了几分素洁，几分典雅，几分野趣。“花”又让“茶”浸染花气氤氲，茶香清芬，清香暖人。

《浮生六记》中有这样一段妙文怡趣：“夏月荷花初开时，晚含而晓放。芸用小纱囊撮茶叶少许，置花心，明早取出，烹天泉水泡之，香韵尤绝”。

自从有了这段文字，溢满花香曼妙如诗的花茶和可爱温婉富有情趣的芸娘便定格在很多女人的脑海中，让富有情趣的女人沉醉在花和茶的诗意中不能自拔。

阳春三月，桃花吐妍。刚刚送走洁白如雪炫舞飘飞的杏花，粉艳娇美繁花似锦的桃花就迫不及待俏立枝头，点燃春的希望，散发春的激情。桃花可以排毒、通肠还可养颜。《国经本草》中记载：“采新鲜桃花，浸酒，每日喝一些，可使容颜红润，艳美如桃花。”每当桃花盛开时，茶韵女人就像一只勤劳的小蜜蜂穿梭在花丛中，采摘着春天最绚烂的云霞，一朵朵清洗、蒸制、晾晒，制成桃花茶。

午后，春燕掠过窗前，柳丝轻轻飞舞。取透明玻璃杯，撒上几朵桃花，冲入沸腾的开水。浸在茶杯里的桃花，一朵朵静静地绽放，浅粉和深红相间，交相辉映，楚楚动人。深红色的娇媚艳丽如凝胭脂，浅粉色的柔润清雅恬淡素净。一时间，清香四溢，书房里瞬间便被满园春色缭绕着。品一口，甜蜜但不浓烈，清香且很质朴，淡雅而又浑润。淡淡的花香弥漫开来，春光里穿越着花的神韵，竟是如此的沁人心脾。在柔柔春风的怀抱里，桃花茶播撒着春天最醉人的一缕清香，沉醉于岁月的香醇之中，闲适无比。

“何处缤纷着碧装，东风作伴与飞扬。一时散入清波里，茉莉花茶阵阵香。”盛开的乳白色茉莉花小巧玲珑娇嫩细腻，茉莉花茶更是花茶中的精品。茶韵女人忙不迭地追着茉莉花的香气，采来洁白如玉的花朵，在暖暖的阳光下精心晾晒，就成了自制的茉莉花茶。

一盏琉璃，一泓花茶。当袅袅的白雾

伴随着茉莉花升腾时，缓缓绽放的花朵像极了身着白色轻纱的白雪公主，正在碧绿清幽的湖面上轻歌曼舞，带着缱绻和温柔，一如女人洁白无尘的心绪。那淡淡的清香从洁白轻盈的裙裾下飘飘溢出，香气鲜灵持久，滋味醇厚鲜爽，水色浅浅明亮。浅浅斟上一小茶盅，满屋便是茉莉花茶的幽香了。隔着一盏茶与茉莉花凝视。花，弥香四溢，入心，入肺腑。

“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春去夏来，荷花初绽。且不说《本草纲目》中记载荷花能活血止血、去湿消风、清心凉血、解热解毒的功效，就《浮生六记》中芸娘的荷花情趣就足以让人魂牵梦绕了。功夫不负有心人，在旖旎的汝河岸边，我也寻到一方万亩荷塘。洁白的荷花亭亭玉立，娇而不媚，淡雅中包含着神圣纯洁，袅袅婷婷，温文尔雅，幽香恬静，清新雅致。

效仿芸娘，黄昏放茶于荷心，次日太阳升起的时候取回。烹水煮茶，荷香阵阵。淡淡的，幽幽的。茶香中，一颗燥热的心慢慢沉静清凉下来。红尘滚滚的浮躁世界，也如清风朗月般清雅脱俗。荷香中，仿佛在与莲共舞。祈愿自己也如莲般娇羞可爱，如莲般盈盈暗香，如莲般清水出芙蓉，在这美好的世界中永恒淡定地盛放。

“弹压西风擅众芳，十分秋色为伊忙。一枝淡贮书窗下，人与花心各自香。”飒飒秋风送走炎炎夏日，那浓密的、淡黄色的、小巧玲珑的桂花悄然绽放了，默默地散发着沁人心脾的芳香。当院子里桂花的第一缕清香飘入鼻息时，我便催着母亲开始摇桂花了。我们在地上铺上洁净的竹垫或白布，把摇下的桂花收拢，筛去花渣，蒸制晾干后即成桂花茶。

中秋佳节，花好月圆，泡一壶自制的桂花茶，一家人围坐在桂花树下，赏月品茶。茶水，淡淡的浅黄，晶莹剔透，香气浓郁。慢慢细品，闲闲的，静静的，满满一屋子的桂花茶香，满满一屋子的亲人笑声，满满幸福快乐的爱意。

母亲还会选一些桂花洗净晾干，装在玻璃瓶里，再用白砂糖装满铺在上面，控好瓶盖储存起来。等到来年开春时，瓶子里的桂花和砂糖溶化交融，就制成了清冽香甜的“桂花蜜”。舀一勺冲上开水，甜蜜清香，比桂花蜂蜜还要好吃呢！

“淡巷客街香满地，案头九月菊花肥。”每每一走近开满野菊花的山坡，便有一股铺天盖地的清香扑鼻而来。我蹲下身去，在菊花丛中小心翼翼一朵一朵采摘，回家后蒸熟晒干，就做成了清热去火、养肝明目的菊花茶。

每当心急上火时，冲上一杯菊花茶。一朵朵野菊花细细密密地簇拥着，把纯净透明的水浸染成清新透亮的淡黄，那熟悉的带着淡淡苦味的清香，随着朵朵菊花的上下翻飞而袅袅升起，沁入肺腑之中，燥热的脾气一下就降了好多；抿上一小口，伴随着淡淡的苦涩，先苦后甜；几杯下肚，体内的热毒悄然消失，浑身上下清爽无比。

“寒夜客来茶当酒，竹炉汤沸火初红。寻常一样窗前月，才有梅花便不同。”蜡梅花，迎霜傲雪，花黄如腊，清香四溢。雪后初晴时，采来梅花朵朵，蒸制晒干即成梅花茶。围炉夜读，用家乡的汝瓷茶具沏一杯梅花香茶，那真是“素瓷传静夜，芳气满闲轩。”茶杯中盛放着淡黄色的花瓣，乳黄色的花蕊，黄里透着浅绿，绿中映着静雅，晶莹剔透，润泽如玉，盈盈欲滴。茶水莹绿透明，溢满了淡淡清香和甘甜。用高洁的梅花烹出来的茶汤，也雅韵欲流，令人悠然神往。

愿做一个素心如雪，茶心甘冽，茶韵溢香的女子，在不同的季节里，追着四季的花香，采花、洗盏、煮水、烹茶、读书、写作。抿一口花茶，缕缕余香从唇齿溢出；读一阙诗词，幽幽书香从心底弥漫；写一笺素纸，暖暖文字如花般绽放。

善茶者陶冶情操。一杯花茶，茶韵溢香，一本好书，洗涤灵魂。美哉乐哉，此生足矣！

女人的茶之韵

□孙利芳

马铃山上望诗仙

□李国现

2023年8月18日，岁次癸卯之秋七月初三，文友一行十五人，发自汝州城，目标马铃山，探寻青莲居士诗仙李太白与岑夫子岑勋、丹丘生元丹丘“会须一饮三百杯”的地方。

马铃山，在河南省汝州市城区西北三十千米的地方，这里是汝州、伊川、登封三县(市)交界之地，同时也是平顶山、洛阳、郑州三市交界之地。在那交界之处，既是“一脚踏三县”，也是“一脚踏三市”。若是在荆紫关之类地方，甚至可以“一脚踏三省”，乃至“一脚踏三国”呢。行军区划皆时事，日月山河古到今；江山代代留胜迹，如今我辈复登临。

毛寨旧寨里几进几出的老院尚有人迹，平民祠堂肃穆的神主和世系藏着多少隐秘往事，普照寺的古碑诉说曾经的峥嵘岁月，茂王冢的传说承载血雨腥风的历史和仁义礼智的传统道德。

几百年前的古碑上，“夏店”有的写为“下店”，“马铃山”有的写为“马岭山”“马陵山”，“陵头”有的写作“灵头”(原石上此二字皆为繁体)。

“马铃山”的得名，据说是起自两军交战，一方设疑兵计，类似空城计。本己人困马乏伤亡惨重，将领设计将马铃铛系在一棵棵树上，夜晚风声鹤唳，风吹铃响，似有千军万马十面埋伏，敌方草木皆兵惊魂丧胆败如山倒。

昨天下过滂沱雨，普照寺旁的土路还有些泥泞。

普照寺在夏店镇夏东村之北，始建年代未可考，旧方志载，普照寺即古玉泉庵，建于金贞佑元年(1213年)，不知确否。寺在柏崖山之阳，荆水之阴，可见群山环抱，亦曾流水潺潺，应是修身宝地，简直世外桃源。据古碑、塔铭与文献，曾有高

僧大德住持宝刹弘扬佛法，僧徒众多，香火旺盛，曾拥八百多亩庙产，十方闻名，与风穴寺、紫云寺相呼应。明代隆庆二年(1568年)重修的普照寺山门廊柱上，刻有一副对联：“百八钟声唤起天边红日近，三千界内看来身外白云深”。妙理无尽，气象瑰玮，端非等闲之辈所可具此丘壑洞天。

这一天烟云迷濛。试上马铃山顶望：北方的嵩岳少室山莲花峰浮在青雾里看不甚分明，南方的山顶村、鹿台山亦在隐隐约约中。

我似乎望见，烟云迷离中，仙风道骨的元丹丘，与俊逸洒脱的诗仙李太白，还有远道而来的岑夫子岑勋，从一千三百年前的长安飘然而来，经洛阳、伊川，来到这嵩山之阳、颍水之滨，谈禅论道，饮酒赋诗，陶然忘机。

从政？“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平交王侯，直取卿相的仕途之梦破灭了；长安，他曾经去过了，又失望出来了。纵然有一万个不甘心，却也终不能“摧眉折腰事权贵”，高贵的头颅一旦低下，那将“一失足成千古恨”。他，折得下腰吗？

既折不下，余生何去何从？得道成仙自然不可乎骤得，那么跟随元丹丘隐迹于人迹罕至的山中，总算有个可以倾吐胸中块垒的知音。

他心中有多少苦闷惆怅啊！“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却也无法直抒胸臆，只有顾左右而言他，旁逸斜出，他写给元丹丘的诗，如《题元丹丘颖阳故居》《寻高凤石门山中元丹丘》《闻丹丘子于城北营石门幽居因叙旧以寄之》《题嵩山逸人元丹丘居》等，竟有十四首之多。

那么元丹丘的石门幽居究竟会在何处？《题元丹丘石门幽居(并序)》的诗序中这样写道：“丹

丘家于颍阳，新卜别业。其地北倚马岭，连峰嵩丘，南瞻鹿台，极目汝海，云岩映郁，有佳致焉。自从之游，故有此作。”

李白写下的这段诗序对于确定元丹丘新卜别业的位置太重要了。“家于颍阳”，应知元丹丘在颍阳早有家舍；“新卜别业”，说明元丹丘新近在家乡以外又选址建筑了别业。这个近似于东坡居士在黄州赤壁长江边另筑个“雪堂”；“北倚马岭”，说明元丹丘别业在马岭之南；“南瞻鹿台”，说明元丹丘别业在鹿台山之北；“极目汝海”，说明丹丘别业所在的位置可以远眺辽阔的汝海；既然可以眺见远处广袤的汝海，则丹丘别业应当不在山底沟谷而最低在半山腰，甚至在山顶。

如果是在半山腰，是否会和马铃山之南坡？如果是在山顶，会不会在不远处的山村位置？

我问青山，青山不语。我问白云，白云依依。李白的《将进酒》，极尽酒神狄奥尼索斯式的狂醉烂漫之态，不大可能写于冷静幽寂的时候，而应当是写于与岑夫子、丹丘生共聚欢饮的时候，极大的可能是写于嵩山颍水旁的丹丘别业了。

乘兴而来，神晤太白；尽兴而返，心自流连。回到家，我情不自已，又写下一首五言律诗《马铃山上望诗仙》，作为本文的结尾：

秋上马铃山，腾腾暑气蒸。
低昂傍水滨，高涌伴琴声。
纷论茂王家，风吹名将功。
诗仙何在哉？宇宙传芳名。

校园里的春天

□王永宾

校园的一角
散发着浓郁的阳春气息
透过翠竹和冬青的缝隙
隐约可见几枝桃花绚丽绽放
趁身细观

展现出一张张带着笑靥的脸
竹子青青，运动的孩童
绕着操场铿锵前行
拥抱惠风和畅的季节
整齐划一脚步声
回荡在校园的上空
蓬勃的生命力震颤苍穹

十里春风摩娑着桃花绽放
好似山间的烟霭
陶醉了蝴蝶，痴迷了蜜蜂
人生的航船正在缓缓启航
驶向风景秀丽的远方

茁壮成长的日子里散发着浓郁的芳香
孩子们的脸上写满了快乐
跑啊！跳啊！笑啊！叫啊！
尽情地嬉戏玩耍
为幼稚的心灵插上放飞梦想的翅膀